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当代宗教
多元论

DANGDAI ZONGJIAO
DUOYUANLUN

王志成◎著

国家宗教文化出版社

当代宗教
多元论

王志成◎著

DANGDAI ZONGJIAO
DUOYUANLUN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宗教多元论/王志成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80254-769-8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宗教-多元论-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8097号



当代宗教多元论

王志成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50千字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769-8

定 价: 45.00元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本书成果系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宗教多元论思潮之研究”
项目批准号：07BZJ002

编委会名单

策 划：王志宏

顾 问：苏伟平 王晓朝 卓新平

主 编：王志成

编 委 会：陈越骅 富 瑜 黄 铭 柯进华

梁 慧 灵 海 思 竹 苏伟平

汪建达 王 蓉 王志成 闻 风

— 闻 中 张新樟 周伟驰 朱彩虹

总 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斯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斯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斯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

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恰当的名字。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关系(非实体)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种种新元素并

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遒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遒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关系(非实体)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的合作,已经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学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

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开放,广泛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愿她与时代共成长!

是为序。

走向比较的与历史的宗教对话

周伟驰^①

做西学跟做中学不同。中学没有翻译的问题，西学却不能不面对外文。一般学者著述介绍研究对象即可，可称之为小乘学者，某些学者却一边研究一边翻译，不仅自己能更深地体会贴近原旨，而且能惠及大众，可称他们为大乘学者。比如在德语哲学的翻译中，倪梁康、李秋零就是其中的翘楚。

王志成教授研究宗教多元论有年，在译介希克、尼特、潘尼卡和库比特等人的著作中居功厥伟，他对这些大家的思想也进行了消化吸收，力图加入中国元素，自成一家之言。本著显是经年琢磨的结果，语言运用已削减翻译感，而多用现代白话，推进了他早前清晰浅白的文风，我读之时时有读罗素英文、胡适白话文之感。

进入现代以来，宗教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受“世俗

^① 周伟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记忆与光照》、《彼此内外》、《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等。

化”的影响而隐入常规生活的“幕后”，只是在突出的文明冲突事件中会“偶尔露峥嵘”，表明作为“现代性”中挥之不去的一股“潜流”，它仍在持续地发挥着作用。随着“全球化”雪球式的加速滚动，以往因地理隔绝和交通不便造成的各个“地方神”“坐大”的情景，已逐渐被各地“宗教超市”里各路神仙共处一架的“琳琅满目”所取代。对于各宗各派来说，市场份额竞争的压力空前激烈，是危机也是机遇。先验的普遍性没有了，一切要经过经验的验证和传销的努力，才能占有较大的普及率。如果说以往的“地方主义”尚可以通过拉拢政府来排挤“外来的神仙”，独占本地市场，如今在大多数实现了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里，一个宗派要维持原有份额甚或扩大门面，却必须靠自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来说服人了。早期宗教（基督教）排他论经过对以往“强硬态度”的反思与过滤，而演变为强调自己独特性、“不说他人瓦上霜”的“个殊论”，着力于传播；兼容论则实际上为各宗各派所秉持，一方面表明对“他者”心存善意，致力于求同，一方面又表明自家的高明，因此要存异。对于各宗教的“局内人”来说，多元论则无异于自杀，挺立他人立场的同时放弃自身立场，因此，宗教主流不会采取多元论。多元论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立场，是“第三者”、“旁观者”的立场。当这种“旁观者”的立场以“内心对话”的形式出现在神学中时，却会带来一种“他者”余光中的自身形式的变形和更新。这是一种神学内部的自我对话和自我丰富，亦含有了裂变与新生的萌芽。

就每一个宗教、宗派来说，其教理之生住异灭的过程也

恰好是一个从破前人之见、立自己之见、维持自己之见、吸收他人之见以扩大自身解释力、但随之在自身内发生理论困难、难以克服,最终或者淡化矛盾或者放弃基本见解的过程。表现在对他教他派的态度上,立教时期一般是“排他论阶段”,排斥、驳难他教教理,挺立自家主张,使之凌驾于他教之上;发展时期一般是“兼容论阶段”,以自家主张作为基础来容纳他教精华,包罗万象,解释一切,这是它的鼎盛期;维持时期一般发生内部争议,分裂出不同派别,原有教理体系因吸纳过多而出现裂缝,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倾向,或者出现希克式的、月映万川式的“一如各表”解释体系,力图囊括一切;或者无限分裂,出现仅因一字一句不合便分立门户的“新教式分裂”现象,把自身变成“他者”。最后是衰落时期,发现自身解释力的有限性,或者其解释体系崩溃了,对他教的存在和挑战难以解释,只好承认它们作为“他者”的存在,自己也不过是“他者”眼中的“他者”之一。

如果从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切下一片来做一个“横切面”观察,则我们会看到,即使在同一个时刻,一个宗派内部不同的人对他宗他派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只不过强弱的程度不同而已。在立教时期排他论占主流,比较强势,但到了衰落时期,排他论的声音虽然还有,但已呈弱势了。这就是“历史中的宗教对话”的复杂和迷人之处。

宗教多元论跟宗教排他论、兼容论相伴而生,都表明在宗教之间关系上的一种态度。早期多元论以希克为代表,实际上已摆脱了各“宗教”的“局中人”立场,而迈入了“哲学”的“旁观者”立场,其“宗教哲学”偏于“哲学”一边,当然

会引起各宗教“局中人”的不满。希克由康德那个作为 X 的“实在”和维特根斯坦“看作”(seeing-as)理论衍生而来的实在多元论,最终亦面临了康德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困境。实在 X 是人格的还是非人格的,突破了他理论的收纳能力。就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的反思来看,希克实在是“先验地”进行了神学归纳:他怎敢仅凭各宗教教义的类型,便断言它们有同一的终极实在,且具备着同样的“拯救”抱负?他如何敢说它们不过是一张张变形的棱镜,却又恰好反映了同一个太阳?万川映的果真是同一个月吗?也许这不过是幻觉和错觉呢?在一家家亲自去观察、体味和试验之前,他如何就敢断定,所有这些宗教都有相似的现象、结构、手段、宗旨和抱负呢?作为“旁观者”,他这么做岂不是“先验的”吗?一些“局中人”觉得被他强行纳入了一个“哲学架构”里,自己的信仰被削砍到了“最低纲领”,一些同为“旁观者”的理论家则觉得,希克在“潜意识”里仍摆脱不了基督教式的思维形式,因此仍不自觉地把基督教救赎神学套模“烙”在了其他宗教身上,把它们“潜规则”了。这当然与希克的良好初衷相违。这跟诸如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西方论述相类似,一方面它们反对的是西方,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作为西方论述仍旧被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搬用,形成另一种话语霸权。后希克的“哲学立场”的“宗教多元论”,愈来愈强调“不仅路径不同,目标也不一致”才是世界宗教多元的真实状况,破除了希克的“目标一致,终极一元”假设,最终让各宗各派直面“他者”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者”之“异”无法被

“自我”“同化”，表明以往“自我”一元假设的虚妄性，必须从一开始就承认世界本来是多元的。多元现象就是多元论，或者说，真正的多元论就意味着多元现象。在英语中，pluralism 可既指多元现象亦指多元论，即揭示了这种情况。但，是否世界宗教全都是在价值上、深度上、认识上完全平等的？恐怕也未必。如苏东坡诗所说，“远近高低各不同”，恐怕还是有深浅高低之异吧。这亦都有待于行家（包括局内局外人）的科学探讨，而不能“先验地”认定，把一切救平。

如果说希克的哲学多元论力争各宗教间“求同存异”，尼特的神学多元论则实际上回避教义争执（否则架永远打不完），而将关注点转移到人类面临的急迫事务上来，可以说是“搁置争议，共同面对”。这是一种智慧的处理方法，它的实践价值大于它的理论价值。它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更类似。

潘尼卡的灵性多元论（按王志成的命名），我更愿意看作比较灵性学：在不同宗教体验间进行比较和融合的努力。实际上它已涉及到比较神学、比较宗教学了，不过采取的是“局内人”的进路。就潘尼卡而言，他在基督教和印度教之间游刃，确实能够找到“共通点”，找到一些共同点，比如他所说的宇宙－神－人，存在－智慧－喜乐三合一结构。跟希克作为“局外人”哲学家的“旁观者”立场来“先验地”归纳出宗教哲学原理不同，潘尼卡作为两个宗教传统的“局内人”，作为灵修经验的“事后”的、“经验的”归纳，其多元论更加具有说服力。但是，一个人的宗教灵修总是有限的，世界宗教如此丰富，以吾生之有涯，随诸宗之无涯，无穷无尽，

没完没了,恐怕把两个宗教打通,吾就已“殆矣”。从一个人在数个宗教之间得到的灵修经验去归纳所有宗教之间的共通点,也是极其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赖他人的灵修经验,无论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还是当代人正在发生的。假使我们不去质疑“宗教经验”或“宗教体验/体认”这一类的词(比如,这里面是否有一种心理暗示,一种幻觉,一种自欺?),或者将已有的宗教经验文献作为基本可信的,则我们很容易进入比较神学、比较宗教学研究,以及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宗教交流、辩论和会通经验的研究,从而走向历史研究。其实在所谓各宗教的历史相遇中,发生过就彼此之间的同异、优劣发生过无数的讨论和深入思考,它们本身就是比较神学、比较灵修学乃至比较宗教学,在这里历史跟逻辑、历史学与哲学真的辩证统一了。现有的“宗教学”、“哲学”、“历史学”学科分类不足以满足前沿研究的需要。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王志成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了对印度教吠檀多不二论的研究,藉此发现不二论跟基督教和我国宗教的相通相异之处。就我国宗教交流史来看,耶儒的会通在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那里已做过相当深入的探讨,比如利玛窦《天主实义》、利安当《天儒印》等,当然他们的态度会偏向于兼容论。但作为当时的“局中人”,他们处身现实的对话当中,无疑会比抽离时空的现代学界“旁观者”更能深入三昧。研究他们的著作会使当代人受益。佛耶的对话成果相当要少一些,而且其中误会误读不少(比如利玛窦对“空”的理解有误),但李提摩太、艾香德等人也不乏比较深

入的理解。其他回儒、回耶对话亦有相当的资料。至于儒释道之间的对话和互难,在历史上留下丰富的材料(如元时道教佛教回教之间的对话,西藏文献中印僧与中土禅宗的辩论),不是仅仅“三教合一”的希克式多元论就可以解释掉的。那是真正的智力相若、修为相等、智慧程度相匹敌之间的“他者”之间的辩论、反驳和对抗,不是单纯笼罩着一团和气的“对话”所能掩盖的。唯独印度教因为在中国几无传播,因此它与儒释道耶回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就显得稀少,王志成在这方面的译介刚刚起步,但亦对此领域有所补益。

如果把眼光放到世界范围,历史中发生过的宗教他者之间的复杂对话(如印度阿刻巴皇帝时期),以及曾发生在某些思想家内心并以著作形式表现出来的宗教对话(如库萨的尼古拉、马勒伯朗士、莱辛的著作),都值得今天的宗教研究者关注。倘若能有相关的组织、出版社或学者,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宗教对话进行系列的翻译和研究,该是一件多大的盛事!在今天全球化的处境中,一方面是“文明冲突”的现象不时涌现,一方面是“文化融合”深化广化,为着未来世界的健康,培养负责任的“世界公民”非常重要。在世界公民的知识图谱中,关于世界各大宗教的知识,尤其关于它们之间价值观念的同异、对话与对抗的正负面的历史知识,应该成为其基础之一,这样会有助于减少误会,增加理解,促进世界和平和文明进步。

2013年8月30日

北京西思来斋

序

一

7